

北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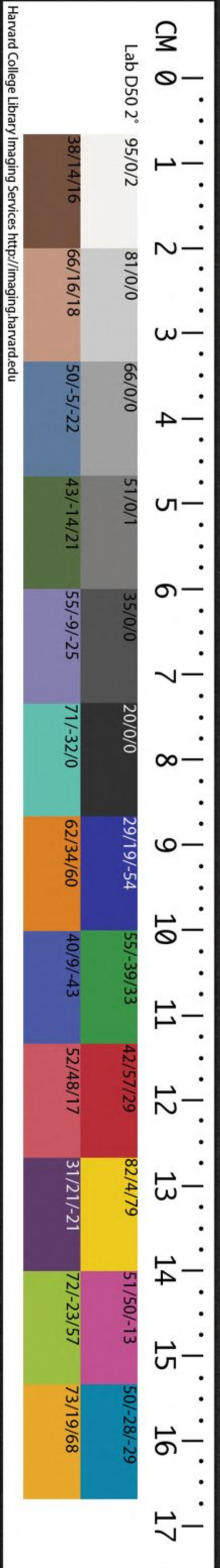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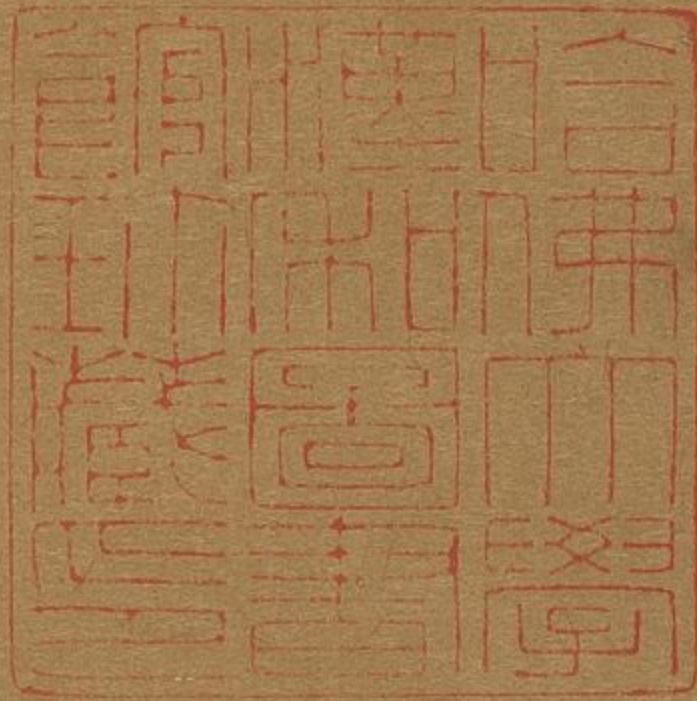
卷六十三之六十五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309

T 2455.21



北史卷六十三

列傳第五十一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 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周惠達

馮景

蘇綽

子威
從兄亮

周惠達字懷文章武文安人也父信歷樂鄉平舒成平
三縣令皆以廉能稱惠達幼有節操好讀書美容貌魏
齊王蕭寶寅為瀛州刺史召惠達及河間馮景同在閣
下甚禮之及寶寅還朝惠達隨入洛陽寶寅西征惠達
復隨入關寶寅除雍州刺史令惠達使洛陽未還而寶

寅謀反聞於京師有司以惠達是其行人將執之惠達乃私馳還至潼關遇大使楊侃侃謂曰何爲故入獸口惠達曰蕭王必爲左右所誤今往庶其改圖及至寶寅反形已露不可彌縫遂用惠達爲光祿勳中書舍人寶寅旣敗唯惠達等數人從之寶寅語惠達曰人生富貴左右咸言盡節及遭厄難乃知歲寒也賀拔岳爲關中大行臺惠達爲岳府屬岳爲侯莫陳悅所害惠達遁入漢陽之麥積崖悅平歸於周文帝文帝復以爲府司馬便委任焉周文帝爲大將軍大行臺以惠達爲行臺尚書大將軍府司馬封文安縣子周文出鎮華州留惠達

知後事時旣承喪亂庶事多闕惠達營造戎仗儲積倉糧簡閱士馬以濟軍國之務甚爲朝廷所稱後拜中書令進爵爲公大統四年兼尚書右僕射其年周文與魏文帝東討令惠達輔魏太子居守總留臺事及芒山失律人情駭動趙青雀據長安子城反惠達奉太子出渭橋北以禦之軍還青雀等誅拜吏部尚書久之復爲右僕射自關右草創禮樂缺然惠達與禮官損益舊章是以儀軌稍備魏文帝因朝奏樂顧謂惠達曰此卿功也惠達雖居顯職性謙退善下人盡心勤公愛拔良士以此皆敬而附之薨子題嗣隋開皇初以惠達著績前代

追封蕭國公

馮景字長明河間武垣人也父傑爲伏與令景少與周惠達友俱以客從蕭寶寅寶寅後爲尚書右僕射引景領尚書都令史正光中寶寅爲關西大行臺景又爲行臺都令史及寶寅敗還長安或議歸罪闕下或言留州立功景曰擁兵不還此罪將大寶寅不從遂反及寶寅平景方得還洛朝廷聞景有諫言故不罪之後事賀拔岳爲行臺郎岳使景詣齊神武察其行事神武聞岳使至甚有喜色問曰賀拔公詎憶吾邪卽與景歃血託岳爲兄弟景還以狀報岳岳曰此姦有餘而實不足自古

王臣無私盟者也吾料之熟矣岳北合賈也頭東引紇豆陵伊利西總侯莫陳悅河州刺史梁景叡及酋渠爲盟誓共會平涼移軍東下懼有專任之嫌使景啓孝武帝帝甚悅又爲岳大都督府從事中郎後侯莫陳悅平周文使景於京師告捷帝有西遷意因問關中事勢景勸帝西遷後以迎孝武帝封高陽縣伯除散騎常侍行臺尚書大統初詔行涇州事卒於官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魏侍中則之九世孫也累世二千石父協武功郡守綽少好學博覽羣書尤善算術從兄讓爲汾州刺史周帝餞于都門外臨別謂曰卿家子弟

之中誰可任用者讓因薦綽周文乃召爲行臺郎中在官歲餘未見知然諸曹疑事皆詢於綽而後定所行公文綽又爲之條式臺中咸稱其能周文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外議之乃召綽告以其事綽卽爲量定惠達人呈周文稱善謂曰誰與卿爲此議者惠達以綽對因稱其有王佐才周文曰吾亦聞之久矣尋除著作佐郎屬周文與公卿往昆明池觀漁行至城西漢故倉地顧問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蘇綽博物多通請問之周文乃召綽問具以狀對周文大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既有口辯應對如流周文益

嘉之乃與綽並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遂留綽至夜問以政道臥而聽之綽於是指陳帝王之道兼述申韓之要周文乃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遂達曙不厭詰朝謂周惠達曰蘇綽真奇士吾方任之以政卽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大統三年齊神武三道入寇諸將咸欲分兵禦之獨綽意與周文同遂併力拒竇泰擒之於潼關封美陽縣伯十一年授大行臺度支尚書領著作兼司農卿周文方欲革易時政務弘強國富人之道故綽得盡其智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

二長并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爲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一先脩心曰凡今之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出臨下國論其尊貴並古之諸侯也是以前代帝王每稱共理天下者唯良宰守耳明知百僚卿尹雖各有所司然其理人之本莫若守宰之最重也凡理人之體當先理己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靜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是非旣亂則一身不能自理安能理人也是以理人之要在於清心而已夫所謂清心者非不貪貨財之謂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端靜心和志靜則邪僻之慮無因而作邪僻不

作則凡所思念無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其人則彼下人孰不從化是以稱理人之本先在理心其次又在理身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國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責射中今君身不能自理而望理百姓是猶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脩而欲百姓脩行者是猶無的而責射中也故爲人君者必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義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禮讓躬行廉平躬行儉約然後繼之以無倦加之以明察行此八者以訓其人是以其人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見而自興行矣其二敦教化曰

天地之性唯人爲貴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異於木石不同禽獸故貴之耳然性無常守隨化而遷化於敦朴者則質直化於澆僞者則浮薄浮薄者則衰弊之風質直者則敦和之俗衰弊則禍亂交興淳和則天下自治自古安危興亡無不皆由所化也然世道彫喪已數百年大亂滋甚且二十載人不見德唯兵革是聞上無教化唯刑罰是用而中興始爾大難未弭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凡百草創率多權宜致使禮讓弗興風俗未反比年稍登稔俗賦差輕衣食不切則教化可脩矣凡諸牧守令長各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

者貴能扇之以淳風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皞皞日遷於善邪僞之心嗜慾之性潛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化也然後教之以孝悌使人慈愛教之以仁順使人和睦教之以禮義使人敬讓慈愛則不遺其親和睦則無怨於人敬讓則不兢於物三者旣備則王道成矣此之謂教也先王之所以移風易俗還淳反素垂拱而臨天下以至於太平者莫不由此此之謂要道也其三盡地利曰人生天地之間衣食爲命食不足則饑衣不足則寒饑寒切體而欲使人興行禮讓者此猶逆坂走丸勢不可得也是以古之聖

主知其若此先足其衣食然後教化隨之夫衣食所以足者由於地利盡地利所以盡者由於勸課有方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長而已人者冥也智不自周必待勸教然後得盡其力諸州郡縣每至歲首必戒敕部人無問少長但能操持農器者皆令就田墾發以時勿失其所及布種既訖嘉苗須理麥秋在野蠶停於室若此之時皆宜少長悉力男女併功若揚湯救火寇盜之將至然後可使農夫不失其業蠶婦得就其功若游手怠惰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勤事業者則正長牒名郡縣守令隨事加罰罪一勸百此則明宰之教也夫百畝之田

必春耕之夏種之秋收之然後冬食之此三時者農之要月也若失其一時則穀不可得而食故先王之戒曰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饑者一婦不織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若此三時不務省事而令人廢農者是則絕人之命驅以就死然單劣之戶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兼濟三農之隙及陰雨之暇又當教人種桑植果藝其蔬菜脩其園圃畜育雞豚以備生生之資以供養老之具夫爲政不欲過碎碎則人煩勸課亦不容太簡簡則人怠善爲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簡之中故詩曰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求如不能爾則必陷

於刑辟矣其四擢賢良曰天生蒸黎不能自化故必立君以理之人君不能獨理故必置臣以佐之上自帝王下及列國置臣得賢則安失賢則亂此乃自然之理百王不能易也今刺史縣令悉有僚吏皆佐助之人也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其州吏以下並牧守自置自肯以來州郡大夫但取門資多不擇賢良末曹小吏唯試刀筆並不問志行夫門資者乃先世之爵祿無妨子孫之愚瞽刀筆者乃身外之末材不廢性行之澆偽若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則策騏驎而取千里也若門資之中而得愚瞽是則土牛木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

若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玉質內外俱美實為人寶也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偽是則飾畫朽木悅目一時不可以充棟椽之用也今之選舉者當不限資蔭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厮養而為卿相則伊尹傅說是也而況州郡之職乎苟非其人則丹朱商均雖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況於公卿之胄乎由此而言官人之道可見矣凡所求材藝者為其可以理人若有材藝而以正直為本者必以材而為理也若有材藝而以姦偽為本者將因其官而亂也何致化之可得乎是以將求材藝必先擇志行善者則舉之其志行不善則

之而今擇人者多云邦國無賢莫知所舉此乃未之
也非適理之論所以然者古人有言明主聿興不降
佐於昊天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常引一世之人理
一世之務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晉無假蕭曹之佐
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豈有萬家之都
而云無士但求之不勤擇之不審或授之不得其所任
之不盡其材故云無耳古人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
英曰儁今之智効一官行聞一邦者豈非近英儁之士
也但能勤而審之去虛取實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則
人無多少皆足化矣孰云無賢夫良玉未剖與瓦石相

類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王
石駑驥然後始分彼賢士之未用也混於凡品竟何以
異要任之以事業責之以成務方與彼庸流較然不同
昔呂望之屠釣百里奚之飯牛甯生之扣角管夷吾之
三敗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豈謂其賢及升王朝登霸國
積數十年功成事立始識其奇士也於是後世稱之不
容於口彼瓌瑋之材不世之傑尚不能以未遇之時自
異於凡品況降此者哉若必待太公而後用是千載無
太公必待夷吾而後任是百世無夷吾所以然者士必
從微而至著功必積小以至大豈有未任而已成不用

而先達也若識此理則賢可求士可擇得賢而任之得
士而使之則天下之理何向而不可成也然善官人者
必先省其官官省則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則事無不理
官煩則必雜不善之人雜不善之人則政必有得失故
語曰官省則事省事省則人清官煩則事煩事煩則人
濁清濁之由在於官之煩省案今吏員其數不少昔人
殷事廣尚能克濟況今戶口減耗依員而置猶以爲小
如聞在下州郡尚有兼假擾亂細人甚爲無理諸如此
輩悉宜罷黜無得習常非直州郡之官宜須善人爰至
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

統夫正長者理人之基基不傾者上必安凡求賢之路
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審者必由任而試之考而察之
起於居家至於鄉黨訪其所以觀其所由則人道明矣
賢與不肖別矣率此以求則庶無愆悔矣其五恤獄訟
曰人受陰陽之氣以生有情有性性則爲善情則爲惡
善惡旣分賞罰隨焉賞罰得中則怨止而善勸賞罰不
中則人無所措手足則怨叛之心生是以先王重之特
加戒慎者欲使察獄之官精心悉意推究根源先之以
五聽參之以證驗妙覩情狀窮鑿隱伏使姦無所容罪
人必得然後隨事加刑輕重皆當舍過矜愚得情勿喜

又能消息情理斟酌禮律無不曲盡人心而遠明大教
以獲罪者如歸此則善之上者也然宰守非一不可人
人皆有通識推理求情時或難盡唯當率至公之心去
阿枉之志務求曲直念盡平當聽察之理必窮所見然
後考訊以法不苛不暴有疑則從輕未審不妄罰隨事
斷理獄無停滯此亦其次若乃不仁恕而肆其殘暴同
人木石專用捶楚巧詐者雖事彰而獲免辭弱者乃無
罪而被罰有如此者斯則下矣非共理所寄今之宰守
當勤於中科而慕其上善如在下條則刑所不赦各當
深思遠大念存德教先王之制曰與殺無辜寧赦有罪

與其善善寧其利淫明必不得中寧蓋捨有罪不謬害
善人也今之從政者則不然深文巧劾寧致善人於法
不免有罪於刑所以然者非皆好殺人也但云爲吏寧
酷可免後患此則情存自便不念至公奉法如此皆姦
人也夫人者天地之貴物一死不可復生然楚毒之下
以痛自誣不被申理遂陷刑戮者將恐往往而有是以
自古已來設五聽三宥之法著明慎庶獄之典此皆愛
人甚也凡伐木殺草田獵不順尚違時令而虧帝道况
刑罰不中濫害善人寧不傷天心犯和氣和氣損而欲
陰陽調適四時順序萬物阜安蒼生悅樂者不可得也

故語曰一夫吁嗟王道爲之傾覆正謂此也凡百宰守可無慎乎若深姦巨猾傷化敗俗悖亂人倫不忠不孝故爲背道殺一利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識此二途則刑政盡矣其六均賦役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明先王必以財聚人以仁守位國而無財位不可守是故三五以來皆有征稅之法雖輕重不同而濟用一也今寇逆未平軍國費廣雖未遑減省以卹人瘼然宜令平均使下無怨平均者不舍豪強而徵貧弱不縱姦巧而困愚拙此之謂均也故聖人曰蓋均無貧然財貨之生其均不易紡紉織績起於有漸

非旬日之間所可造次必須勸課使預管理緝鄉先事織紉麻土早脩紡績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獲供下人無困如其不預勸戒臨時迫切復恐稽緩以爲已過捶扑交至取辦目前富商大賈緣茲射利有者從之貴買無者與之舉息輸稅之人於是弊矣租稅之時雖有大式至於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於正長而繫之於守令若斟酌得所則政和而人悅若檢理無方則更奸而人怨又差發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貧弱者或重徭而遠戍富彊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用懷如此不存卹人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周文甚重之常置諸坐右

又令百司習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
得居官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爲浮華遂以成俗周文欲
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爲大誥奏行之
其詞曰惟中興十有一年仲夏庶邦百辟咸會於王庭
柱國泰洎羣公列將罔不來朝時迺大稽百憲敷于庶
邦用綏我王度皇帝若曰昔堯命羲和允釐百工殫命
九官庶績咸熙武丁命說克號高宗時休哉朕其欽若
格爾有位胥暨我太祖之庭朕將丕命女以厥官六月
丁巳皇帝朝格於太廟凡厥具僚罔不在位皇帝若曰
咨我元輔羣公列將百辟卿士庶尹御事朕惟夤敷祖

宗之靈命稽于先王之典訓以大誥乎爾在位昔我大
祖神皇肇膺明命以創我皇基烈祖景宗廓開四表底
定武功暨乎文祖誕敷文德襲惟孝武不實其舊自時
厥後陵夷之弊用興大難于彼東土則我黎庶咸墜塗
炭惟台一人纘戎下武夙夜祇畏若涉大川罔識攸濟
是用稽於帝典揆於王度拯我人瘼惟彼哲王示我通
訓曰天生黎蒸罔克自乂上帝降鑒叡聖植元后以乂
之時惟元后弗克獨乂博求明德命百辟羣吏以佐之
肆天之命辟辟之命官惟以卹人弗惟逸豫辟惟元首
庶黎惟趾股肱惟弼上下一體各勤攸司茲用克臻於

皇極故皇其彝訓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又
今台一人膺天之嘏既陟元后股肱百辟又服我國家
之命罔不咸守厥職嗟后弗艱厥后臣弗艱厥臣政於
何弗釋嗚呼艱哉凡爾在位其敬聽命皇帝若曰柱國
惟四海之不造載繇二紀我太祖烈祖之命用錫我以
元輔國家將墜公惟棟梁皇之弗極公惟作相百揆譽
度公惟大錄公其允文允武克明克乂迪七德敷九功
龕暴除亂下綏我蒼生傍施於九正若伊之在商周之
存呂說之相丁用保我無疆之祚皇帝若曰羣公太宰
太尉司徒司空惟公作朕鼎足以弼乎朕躬宰惟天官

克諧六職尉惟司武武在止戈徒惟司衆敬敷五教空
惟司土利用厚生惟時三事若三階之在天惟茲四輔
若四時之成歲天工人其代諸皇帝若曰列將汝惟鷹
揚作朕爪牙寇賊姦宄蠻夷猾夏汝徂征綏之以惠董
之以威刑期無刑萬邦咸寧俾八表之內莫違朕命時
汝功皇帝若曰庶邦列辟汝惟守土作人父母人惟不
勝其饑故先王重農不勝其寒故先王貴女工人之不
率於孝慈則骨肉之恩薄弗惇於禮讓則爭奪之萌生
惟茲六物寔爲教本嗚呼爲上在寬寬則人怠齊之以
禮不剛不柔稽極於道皇帝若曰卿士庶尹凡百御事

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庶尹惟日御事惟時歲月日時罔
易其度百憲咸貞庶績其凝嗚呼惟若王官陶均萬國
若天之有斗斟元氣酌陰陽弗失其和蒼生永賴惇其
序萬物以傷時惟艱哉皇帝若曰惟天地之道一陰一
陽禮俗之變一文一質爰自三五以迄于茲匪惟相革
惟其救弊匪惟相襲惟其可久惟我有魏承乎周之末
流接秦漢遺弊襲魏晉之華誕五代澆風因而未革將
以穆俗興化庸可暨乎嗟我公輔庶僚列辟朕惟否德
其一朕心力祇慎厥艱克遵前王之丕顯休烈弗敢忘
荒咨爾在位亦叶于朕心惇德允元惟厥艱是務克指

厥華卽厥實背厥僞崇厥誠勿僞勿忘一乎三代之彝
典歸於道德仁義用保我祖宗之丕命荷天之休克綏
我萬方永康我黎庶戒之哉朕言不再柱國秦洎庶僚
百辟拜手稽首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人父母惟三
五之王率繇此道用臻於刑措自時厥後歷千載未聞
惟帝念功將及叔世逖致於雍熙庸錫降丕命于我羣
臣博哉王言非言之難行之實難臣聞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商書曰終始惟一德迺日新惟帝敬厥始慎厥終
以躋日新之德則我羣臣敢不夙夜對揚休哉惟茲大
誼未光於四表以邁種德俾九域幽遐咸昭奉元后之

明訓率遷於道永膺無疆之休帝曰欽哉自是之後文
筆皆依此體綽性儉素不事產業家無餘財以海內未
平常以天下爲己任博求賢俊共弘政道凡所薦達皆
至大官周文亦推心委任而無間言焉或出游常預署
空紙以授綽若須有處分則隨事施行及還啓知而已
綽常謂爲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每與公
卿議論自晝達夜事無巨細皆指諸掌積思勞倦遂成
氣疾十二年卒于位時年四十九周文痛惜之哀動左
右及將葬乃謂公卿等曰蘇尚書平生謙退敦尚儉約
吾欲全其素志便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其厚加贈

諡又乖宿昔相知之道進退惟谷孤有疑焉尚書命史
麻瑤越次而進曰昔晏子齊之賢大夫一狐裘三十年
及其死也遺車一乘齊侯不奪其志綽旣操履清白謙
挹自居愚謂宜從儉約以彰其美周文稱善因薦瑤於
朝廷及綽歸葬武功唯載以布車一乘周文與群公皆
步送出同州郭外周文親於車後酌酒而言曰尚書平
生爲事妻子兄弟不知者吾皆知之惟爾知吾心吾知
爾意方欲共定天下不幸遂捨吾去奈何因舉聲慟哭
不覺卮墜於手至葬日又遣使祭以太牢周文自爲其
文綽又著佛性論七經論並行於世周明帝二年以綽

配享文帝廟庭子威嗣

威字無畏少有至性五歲喪父哀毀有若成人周文帝時襲爵美陽縣公仕郡吏曹大冢宰宇文護見而禮之以其女新興公主妻焉威見護專權恐禍及已逃入山爲叔父所逼卒不獲免然每居山寺以諷讀爲娛未幾授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懷道縣公武帝親總萬機拜稍伯下大夫前後所授並辭疾不拜有從父妹適河南元世雄世雄先與突厥有隙突厥入朝請世雄及其妻子將甘心焉周遂遣之威以夷人昧利遂標賣田宅罄資產贖世雄論者義之宣帝嗣位就拜開府

隋文帝爲丞相高頴屢言其賢亦素重其名召入臥內與語大悅居月餘威聞禪代之議遁歸田里高頴請追之帝曰此不欲預吾事且置之及受禪徵拜太子少保追贈其父邳國公以威襲焉俄兼納言威上表陳讓優詔不許帝嘗與文獻皇后對觴召威及高頴楊素廣平王雄四人謂曰太史言朕祚運盡於三年朕憂懣故舉此酒耳今欲營南山嶮處與公等固之以觀時變將如何威進曰周文脩德旋地動之災宋景一言退法星三舍願陛下恢崇德度享天之休若棄德恃嶮同舟之人誰非敵國縱南山之岨安足固哉帝善其言屬之以酒

初威父綽在魏以國用不足爲征稅法頗稱爲重旣而
嘆曰所爲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
乎威聞其言每以爲已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典帝
悉從之漸見親重與高頴參掌朝政威見宮中以銀爲
幔鈎因盛陳節儉之美諭帝帝爲改容雕飾舊物悉命
除毀帝嘗怒一人將殺之威入閤進諫不納帝怒甚將
自出斬之威當前不去帝避之而出威又遮止帝帝拂
衣入良久乃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於是賜馬
二匹錢十餘萬歲餘尋復兼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
本官悉如故治書侍御史梁毗劾威兼領五職安繁戀

劇無舉賢自代心帝曰蘇威朝夕孜孜志存遠大舉賢
有闕何遽迫之顧謂威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
爾有是夫因謂朝臣曰蘇威不遇我無以措其言我不
得蘇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辯無雙至若斟酌古今助
我宣化非威匹也蘇威若逢亂世商山四皓豈易屈哉
其見重如此未幾拜刑部尚書解少保御史大夫官後
京兆尹廢檢校雍州別駕時高頴與威同心協贊政刑
大小無不籌之故革運數年天下稱平俄轉戶部尚書
納言如故屬山東諸州人饑帝令威振恤之遷吏部尚
書兼領國子祭酒隋承戰爭之後憲章踳駁帝令朝臣

釐改舊法爲一代通典律令格式多威所定世以爲能
九年拜尚書右僕射其年以母憂去職柴毀骨立敕勉
諭殷勤未幾起令視事固辭優詔不許明年帝幸并州
命與高頴同總留事俄追詣行在所使決人訟尋令持
節巡撫江南得以便宜從事過會稽踰五嶺而還江表
自晉已來刑法疏緩代族貴賤不相陵越平陳之後牧
人者盡改變之無長幼悉使誦五教威加以頴鄙之辭
百姓嗟怨使還奏言江表依內州責戶籍上以江表初
平呂戶部尚書張嬰責以政急時江南州縣又訛言欲
從之入關遠近驚駭饒州吳世華起兵爲亂生鬱縣令

啗其肉於是舊陳率土皆反執長吏抽其腸而殺之曰
更使儂誦五教邪尋詔因更令楊素討平之時突厥都
藍可汗屢爲患復令威至可汗所威子夔以公子盛名
引致賓客四海士大夫多歸之時議樂夔與國子博士
何妥各有所持於是夔妥各爲一議使百寮署其所同
朝廷多附威同夔者十八九妥恚曰吾席間函丈四十
餘年反爲昨暮兒之所屈也遂奏威與禮部尚書盧愷
吏部侍郎薛道衡尚書右丞王弘考功侍郎李同和等
爲朋黨省中呼王弘爲世子李同和爲叔言二人如威
子弟復言威以曲道任其從父弟徹肅等罔冒爲官又

國子學請黎陽人王孝逸爲書學博士威屬盧愷以爲其府參軍上令蜀王秀上柱國虞慶則等雜按之事皆驗帝以宋書謝晦傳中朋黨事令威讀之威懼免冠頓首帝曰謝已晚矣於是免威官爵以開府就第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餘人未幾帝曰蘇威德行者但爲人誤耳命之通籍歲餘復爵邳公拜納言從祠太山坐不敬免俄而復位帝謂羣臣曰世人言蘇威詐清家累金至此妄言也然其性狼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從臣則悅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仁壽初復拜尚書右僕射帝幸仁壽宮以威總留事及帝還御史奏威職事多不理

帝怒詰責威威謝帝亦止煬帝嗣位上將大起長城之役威諫止之高潁賀若弼之誅也威坐相連免官歲餘拜魯郡太守修羽儀召拜太常卿從征吐谷渾進拜石光祿大夫歲餘復爲納言與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黃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蘊內史侍郎虞世基參掌朝政時人稱爲五貴及征遼東以本官領右武衛大將軍進位光祿大夫賜爵房陵侯尋進封房公以年老乞骸骨不許復以本官參掌選事明年從征遼東領右禦衛大將軍楊玄感之反帝引威於帳中懼見於色謂曰此小兒聰明得不爲患邪威曰羸疎非聰明者必無慮但恐

浸成亂階耳威見勞役不已百姓思亂以此微欲諷帝
帝竟不悟從還至涿郡詔威安撫關中以其孫尚輦直
長儼副威子鴻臚少卿夔先爲關中簡黜大使一家三
人俱使關右三輔榮之歲餘帝手詔曰王以潔潤丹紫
莫能逾其質松表歲寒霜雪莫能凋其采可謂溫仁勁
直性之然乎房公威先后舊臣朝之宿齒棟梁社稷弼
諧朕躬守文奉法卑身率禮昔漢之三傑輔惠帝者蕭
何周之十亂佐成王者邵奭國之寶器其在得賢參燮
台階具瞻斯允雖事藉論道終期獻替銓衡時務朝寄
爲重可開府儀同三司餘並如故威當時尊重朝臣莫

與爲比後從幸鴈門帝爲突厥所圍朝廷危懼帝欲輕
騎潰圍而出威諫曰城守則我有餘力輕騎則彼之所
長陛下萬乘主何宜輕脫帝乃止突厥俄亦解圍去車
駕次大原威以盜賊不止勸帝還京師深根固本爲社
稷計帝初從之竟用宇文述等議遂往東都天下大亂
威知帝不可匡正甚患之屬帝問盜賊事宇文述曰盜
賊信少不足爲虞威不能詭對以身隱殿柱帝呼問之
威曰臣非職司不知多少但患其漸近帝曰何謂也威
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者近在滎陽汜水帝不悅而罷
屬五月五日百寮上饋多以珍玩威獻尚書一部微以

諷帝帝彌不平後復問伐遼東事威對願赦羣盜遣討高麗帝益怒御史大夫裴蘊希旨令御史張行本奏威昔在高陽典選濫授人官怯畏突厥請還京師帝令案其事乃下詔曰威立性朋黨好異端懷挾詭道徼幸名利詆訶律令謗訕臺省昔歲薄伐奉述先志凡預切問各盡曾臆而威不以開懷遂無對命啓沃之道其若是乎於是除名後月餘人有奏威與突厥陰圖不軌大理簿責威威自陳精誠不能上感瑕釁屢彰罪當萬死帝憫而釋之其年從幸江都宮帝將復用威裴蘊虞世基奏言昏耄羸疾帝乃止宇文化及弒逆以威爲光祿大

夫開府儀同三司化及敗歸於李密密敗歸東都越王侗以爲上柱國邳公王世充僭署太師威自以隋室舊臣遭逢喪亂所經之處皆與時消息以求容免及太宗平世充坐於東都閭闔門內威請謁見稱老病不能拜起上遣人數之曰公隋朝宰輔政亂不能匡救遂令品物塗炭君弒國亡見李密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旣老病無勞相見尋入長安至朝堂請見高祖又不許終於家時年八十二威行已清儉以廉慎見稱然每至公議惡人異已雖或小事必固爭之時人以爲無大臣之體所修格令章程並行於當世頗傷煩碎論者以爲非簡久

之法及大業末年尤多征役至於論功行賞威每承望風旨輒寢其事時羣盜蜂起郡縣有奏聞者又訶詰使人令減賊數故出師攻討多不剋捷由是遂致敗亂爲物議所譏子夔

夔字伯尼聰敏有口辯然性輕險無行八歲誦詩兼解騎射年十三從父至尚書省與安德王雄射賭得駿馬而歸十四詣學與諸儒議論詞致可觀見者皆稱善及長博覽羣言尤以鍾律自命初名哲字知人父威由是改之頗爲有識所哂起家太子通事舍人楊素見而奇之每戲威曰楊素無兒蘇夔無父後與鄭譯何妥議樂

得罪議寢不行著樂志十五篇以見其志數載遷太子舍人以罪免居數年仁壽三年詔天下舉達禮樂源者晉王昭時爲雍州牧舉夔與諸州所舉五十餘人謁見帝望夔謂侍臣曰唯此一人稱吾所舉於是拜晉王友煬帝嗣位歷太子洗馬司朝謁者以父免職夔亦去官後歷尚書職方郎燕王司馬遼東之役以功拜朝散大夫時帝方勤遠略蠻夷來朝帝謂宇文述虞世基曰四夷率服觀禮華夏鴻臚之職須歸令望寧有多才藝美容儀可接賓客者爲之乎咸以夔對卽日拜鴻臚少卿其年高昌王麴伯雅來朝朝廷妻以公主夔有雅望令

主婚其後延和弘化等數郡盜賊屯結詔夔巡關中及突厥圍鴈門夔於鎮城東南爲弩樓車箱獸圈一夕而就帝見善之以功進位通議大夫坐父事除名後會丁母憂不勝哀卒時年四十九

綽弟椿字令欽性廉慎沈勇有決斷魏正光中關右賊亂椿應募討之受盪寇將軍以功累遷中散大夫賜爵美陽子太統初拜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賜姓賀蘭氏後除帥都督行弘農郡事椿當官強濟特爲周文帝所知十四年置當州鄉師自非鄉望允當衆心者不得預焉乃令驛追椿領鄉兵其年破槃頭氏有功除散騎

常侍加大都督十六年征隨郡軍還除武功郡守旣爲本邑以清儉自居小大之政必盡忠恕進爵爲侯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卒子植嗣

亮字景順綽從兄也祖稚字天祐位中書侍郎王門郡守父祐泰山郡守亮少通敏博學好屬文善章奏與弟湛等皆著名西土一家舉二秀才亮初舉秀才至洛陽過河內常景景深器之而謂人曰秦中才學可以抗山東將此人乎魏齊王蕭寶寅引爲參軍寶寅遷大將軍仍爲之椽寶寅雅相知重凡有文檄謀議皆以委之尋行武功郡事甚著聲績寶寅作亂以亮爲黃門侍郎亮

善處人間與物無忤及寶寅敗從之者多遇禍唯亮獲全及長孫承業朱天光等西討並以亮爲郎中專典文翰賀拔岳爲關西行臺引亮爲左丞典機密魏孝武西遷遷吏部郎中大統二年拜給事黃門侍郎領中書舍人魏文帝子宜都王式爲秦州刺史以亮爲司馬帝謂亮曰黃門侍郎豈可爲秦州司馬直以朕愛子出藩故以心腹相委勿以爲恨臨辭賜以御馬八年封臨涇縣子除中書監領著作修國史亮有機辯善談笑周文帝甚重之有所籌議率多會旨記人之善忘人之過薦達後進常如弗及故當世敬慕歷祕書監大行臺尚書

出爲岐州刺史朝廷以其作牧本州特給路車鼓吹先還其宅并給騎士三千列羽儀游鄉黨經過故人歡飲旬口然後入州世以爲榮十年徵拜侍中卒於位贈本官亮少與從弟綽俱知名然綽稍不逮亮至於經畫進趣亮又減之故世稱二蘇焉亮自大統以來無歲不轉官一年或至三遷僉曰才至不怪其速也所著文筆數十篇頗行於世子師嗣以亮名重於時起家黃門侍郎亮弟湛字景儁少有志行與亮俱著名西土年二十餘舉秀才除奉朝請領侍御史加員外散騎侍郎蕭寶寅西討以湛爲行臺郎中深見委任及寶寅將謀叛逆湛

時臥疾於家寶寅乃令湛從母弟天水姜儉謂湛曰吾不能坐受死亡今便爲身計不復作魏臣也與卿死生榮辱方當共之故以相報湛聞之舉聲大哭儉遽止之曰何得便爾湛曰闔門百口卽時屠滅云何不哭哭數十聲徐謂儉曰爲我白齊王王本以窮而歸人賴朝廷假王羽翼遂得榮寵至此旣屬國步多虞不能竭誠報德豈可乘人間隙便有問鼎之心乎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工之恩義未洽於人破亡之期必不旋踵蘇湛終不能以積世忠貞之基一旦爲王族滅也寶寅復令儉謂湛曰此是救命之計不得不爾湛復曰凡舉大事當

得天下奇士今但共長安博徒小兒輩爲此計豈有辨哉湛不忍見荆棘生王戶庭也願賜骸骨還舊里庶歸全地下無愧先人寶寅素重之知必不爲已用途聽還武功寶寅後果敗孝莊帝卽位徵拜尚書郎帝嘗謂之曰聞卿答蕭寶寅甚有美辭可爲我說之湛頓首謝曰臣自惟言辭不如伍被遠矣然始終不易竊謂過之但臣與寶寅周旋契闊言得盡心而不能令其守節此臣之罪也孝莊大悅加散騎侍郎尋遷中書孝武初以疾還鄉里終於家贈散騎常侍鎮西將軍雍州刺史湛弟讓字景恕幼聰敏好學頗有人倫鑒初爲本州主

薄稍遷別駕武都郡守鎮遠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及周文帝爲丞相引爲府屬其見親待出爲衛將軍南汾州刺史有善政尋卒官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涇州刺史

論曰周惠達見禮寶寅遂契闊於戎寇不以夷險易志斯固篤終之士也周文提劍而起百度草創施約法之制於競逐之辰脩太平之禮於鼎峙之日終能斲雕爲朴變奢從儉風化旣被而下肅上尊疆場屢動而內安外附斯蓋蘇綽之力也邳公周道云季方事幽貞隋室龍興首應旌命綢繆任遇窮極寵榮爰處機衡多所損

益罄竭心力知無不爲然志尚清儉體非弘廣好同惡異有乖直道不存易簡未爲通德歷事二帝二十餘年雖廢黜當時終稱遺老君邪而不能正言國亡而情均衆庶予違汝弼徒聞其語疾風勁草未見其人禮命闕於興王抑亦此之由也夔志識沉敏方雅可稱苦天假之年足以不虧堂構矣

北史卷六十三終

輟

異

益

北史卷六十四

列傳第五十二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書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韋孝寬

兄夔 夔子世康

韋瑱

子所

柳蚪

弟檜 檜弟弘旦

慶 慶子機

機子述 從子審之

韋叔裕字孝寬京兆杜陵人也少以字行世為三輔著
姓祖直善魏馮翊扶風二郡守父旭武威郡守建義初
為大行臺右丞加輔國將軍雍州太中正末安二年拜
右將軍南幽州刺史時氏賊數為抄竊旭隨機招撫竝

卽歸附尋卒官贈司空異州刺史謚曰文惠孝寬沈敏
和正涉獵經史弱冠屬蕭寶寅作亂關石乃詣闕請爲
軍前驅朝廷嘉之卽拜統軍隨馮翊公長孫承業西征
每戰有功拜國子博士行華山郡事屬侍中楊侃爲大
都督出鎮潼關引孝寬爲司馬侃奇其才以女妻之未
安中授宣威將軍給事中尋賜爵山北縣男普泰中以
都督從荊州刺史源子恭鎮穰城以功除淅陽郡守時
獨孤信爲新野郡守同隸荊州與孝寬情好款密政術
俱美荆部吏人號爲連璧孝武初以都督鎮城周文帝
自原州赴雍州命孝寬隨軍及剋潼關卽授弘農郡守

從掄寶泰兼左丞節度宜陽兵馬事仍與獨孤信入洛
陽城郡守復與宇文貴怡峯應接潁川義徒破東魏將
任祥堯雄於潁川孝寬又進平樂口下豫州獲刺史馮
邕又從戰於河橋時大軍不利邊境騷然乃令孝寬以
本將軍行宜陽郡事尋遷南兗州刺史是歲東魏將段
琛堯傑復據宜陽遣其揚州刺史牛道恒扇誘邊人孝
寬深患之乃遣謀人訪獲道恒手迹令善學書者僞作
道恒與孝寬書論歸款意又爲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
還令謀人送於琛營琛得書果疑道恒其所欲經略皆
不見用孝寬知其離阻因出奇兵掩襲禽道恒及琛等

嶠澗遂清大統五年進爵爲侯八年轉晉州刺史尋移鎮玉壁兼攝南汾州事先是山胡負險屢爲劫盜孝寬示以威信州境肅然進授大都督十二年齊神武傾山東之衆志圖西入以玉壁衝要先命攻之連營數十里至於城下乃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齊神武使謂城中曰縱爾縛樓至天我會穿城取爾遂於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孝寬復掘長塹要其地道仍簡戰士屯塹城外每穿至塹戰士卽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

道內者便下柴火以皮排吹之火氣一衝咸卽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楯莫之能抗孝寬乃縫布爲縵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懸於空中其車竟不能壞城外又縛松於竿灌油加火規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復長作鐵鉤利其鋒刃火竿一來以鉤遙割之松麻俱落外又於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爲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作訖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竝崩壞孝寬又隨崩處豎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其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神武無如之何乃遣倉曹參軍祖孝徵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云

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湏救援適憂爾衆有不反之危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也俄而孝徵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士何事相隨入湯火中邪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邑萬戶賞帛萬匹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一依此賞孝寬弟子遷先在山東又鎖至城下臨以白刃若有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寬慷慨激揚略無顧意士卒莫不感勵人有死難之心神武苦戰六旬傷及病死者十四五智力俱困因而發疾其夜遁去後因

此念志遂殂魏文帝嘉孝寬功令殿中尚書長孫紹遠左丞王悅至玉壁勞問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建忠郡公廢帝二年爲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雨頽毀每湏修之自孝寬臨州仍勒部內當堠處植槐樹代之旣免修復行旅又得庇蔭周文後見怪問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當令天下同之於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焉恭帝元年以大將軍與燕公于謹伐江陵平之以功封穰縣公還拜尚書右僕射賜姓宇文氏三年周文北巡命孝寬還鎮玉壁周孝閔帝踐祚拜小司徒明帝初參麟

趾殿學士考校圖籍保定初以孝寬立勲玉壁置勲州
仍授勲州刺史齊人遣使至玉壁求通互市晉公護以
其相持日久絕無使命一日忽來求交易疑別有故又
以皇姑皇世母先沒在彼因其請和之際或可致之遂
令司門下大夫尹公正至玉壁共孝寬詳議孝寬乃於
郊盛設供帳令公正接對使人兼論皇家親屬在東之
意使者辭色甚悅時又有汾州胡抄得關東人孝寬復
放東還竝致書一牘具陳朝廷欲敦隣好遂以禮送皇
姑及護母等孝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
者皆爲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遙通書疏故齊動

靜朝廷皆先知時有主帥許盆孝寬度以心脅令守一
城盆乃以城東入孝寬怒遣謀取之俄而斬首而還其
能致物情如此汾州之北離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居
人阻斷河路孝寬深患之而地入於齊無方誅剪欲當
其要處置一大城乃於河西徵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
開府姚岳監築之岳色懼以兵少爲難孝寬曰計成此
城十日卽畢旣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劊手二日僞境
始知設令晉州徵兵二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
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得辦矣乃令築之齊人
果至南首疑有大軍乃停留不進其夜又令汾水以南

傍介山稷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遂收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孝寬言四年進位柱國時晉公護將東討孝寬遣長史辛道憲啓陳不可護不從旣而大軍果不利後孔城遂陷宜陽被圍孝寬乃謂其將帥曰宜陽一城之地未能損益然兩國爭之勞師數載彼多君子寧乏謀猷若棄嶠東來圖汾北我之疆界必見侵擾今宜於華谷及長秋速築城以杜賊志脫其先我圖之實難於是畫地形具陳其狀晉公護令長史叱羅協謂使人曰韋公子孫雖多數不滿百汾北築城遣誰固守事遂不行天和五年進爵鄖國公增邑通前萬戶是歲

齊人解宜陽之圍經略汾北築城守之其丞相斛律明月率數十騎至汾東請與孝寬相見明月云宜陽小城久勞戰爭今旣入彼欲於汾北取償幸勿恠也孝寬荅曰宜陽彼之要衝汾北我之所棄我棄彼圖取償安在且君輔翼幼主位重望隆理宜調陰陽撫百姓焉用極武窮兵結怨連禍且滄瀛大水千里無煙復欲使汾晉之間橫尸暴骨苟貪尋常之地塗炭無辜之人竊爲君不取孝寬參軍曲巖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巖作謠歌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斛也又言高山不摧自崩榭樹不扶自豎令

謀人多齎此文遺之於鄴祖孝徵既聞更潤色之明月
竟以此誅建德之後武帝志在平齊孝寬乃上疏陳三
策其第一策曰臣在邊積年頗見間隙不因際會難以
成功是以往歲出車彼有勞費功績不立由失機會何
者長淮之南舊爲沃土陳氏以破亡餘燼猶能一舉平
之齊人歷年赴救喪敗而反內離外叛計盡力窮傳不
云乎讐有釁焉不可失也今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
兼與陳氏共爲犄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鵠又募山
南驍銳公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其并晉之路凡此
諸軍仍令各募關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爲前

驅岳動川移雷駭電激百道俱進竝趨虜庭必當望旗
奔潰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實在此機其第二策曰若國
家更爲後圖未卽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鵠以北
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爲貯積募其驍悍立爲部伍彼
旣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興師
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
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春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
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昏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唯利
是視荒淫酒色忌害忠良闔境熬然不勝其弊以此而
觀覆亡可待然後乘間電掃事等摧枯其第三策曰竊

以大周土宇跨據關河蓄席卷之威持建瓴之勢太祖受天明命與物更新是以二紀之中大功克舉南清江漢西龕巴蜀塞表無虞河右底定唯彼趙魏獨爲榛梗者正以有事三方未遑東略遂使漳滏游魂更存餘咎昔勾踐于吳尚期十載武王取亂猶煩再舉今若更存遵養且復相時臣謂宜還崇隣好申其盟約安人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斯則長策遠馭坐自兼并也書奏武帝遣小司寇淮南公元衡開府伊婁謙等重幣聘齊爾後遂大舉再駕而定山東卒如孝寬之策孝寬每以年迫懸車屢請致仕帝以海內未平優詔弗

許至是復稱疾乞骸骨帝曰往以面申本懷何煩重請也五年帝東伐過幸玉壁觀禦敵之所深歎美之稜特乃去孝寬自以習練齊人虛實請爲先驅帝以玉壁要衝非孝寬無以鎮之乃不許及趙王招率兵出稽胡與大軍犄角乃敕孝寬爲行軍總管圍守華谷以應接之孝寬尅其西城武帝平晉州復令孝寬還舊鎮及帝凱旋復幸玉壁從容謂孝寬曰世稱老人多智善爲軍謀然朕唯共少年一舉平賊公以爲如何孝寬對曰臣今衰老唯存誠心而已然昔在少壯亦曾輸力先朝以定關右帝大笑曰實如公言乃詔孝寬隨駕還京拜大司

空出爲延州總管進位上柱國大象九年除徐充等十
一州十五鎮諸軍事徐州總管又爲行軍元帥徇地淮
南乃分遣杞公宇文亮攻黃城邨公梁士彥攻廣陵孝
寬率衆攻壽陽竝拔之初孝寬到淮南所在皆密送誠
款然彼五門尤爲險要陳人若開塘放水卽津濟路絕
孝寬遽令分兵據守之陳刺史吳文立果遣決堰已無
及於是陳人退走江北悉平軍還至豫州宇文亮舉兵
文立以數百騎襲孝寬營時亮國官茹寬密白其狀孝
寬有備亮不得入遁走孝寬追獲之詔以平淮南之功
封一子滑國公及宣帝崩隋文帝輔政時尉遲迥先

爲相州總管詔孝寬代之又以小司徒叱列長文爲相
州刺史先令赴鄴孝寬續進至朝歌迥遣其大都督賀
蘭貴齎書候孝寬孝寬留貴與語以察之疑其有變遂
稱疾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鑿藥密以伺之旣到湯陰
逢長文奔還孝寬兄子魏郡守藝又棄郡南走孝寬審
知其狀乃馳還所經橋道皆令毀撤驛馬悉擁以自隨
又勒驛將曰蜀公將至可多備餽酒及芻粟以待之迥
果遣儀同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寬驛司供設豐厚所
經之處皆輒停留由是不及時或勸孝寬以爲洛京虛
弱素無守備河陽鎮防悉是關東鮮卑迥若先往據之

則爲禍不小乃入保河陽河陽城內舊有鮮卑八百人家並在鄴見孝寬輕來謀欲應迥孝寬知之遂密造東京官司詐稱遣行分人詣洛受賜旣至洛陽並留不遣因此離解其謀不成六月詔發關中兵以孝寬爲元帥東伐七月軍次河陽迥所署儀同薛公禮等圍逼懷州孝寬遣兵擊破之進次懷縣水橋城之東南其城旣在要衝雉堞牢固迥已遣兵據之諸將士以此城當路請先攻取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亦何能爲也於是引軍次于武陟大破迥子悻悻輕騎奔鄴軍次於鄴西門豹祠之南迥自出戰又

破之迥窮迫自殺兵士在小城中者盡坑之於游豫園諸有未服皆隨機討之關東悉平十月凱還京師十一月薨時年七十二贈太傅十二州諸軍事雍州牧謚曰襄孝寬在邊多載屢抗強敵所有經略布置之初人莫之解見其成事方乃驚服雖在軍中篤意文史政事之餘每自披閱末年患眼猶令學士讀而聽之又早喪父母事兄嫂甚謹所得俸祿不入私房親族有孤遺者必加振贍朝野以此稱焉長子謏年十歲魏文帝欲以女妻之寬辭以兄子世康年長帝嘉之遂以妻世康孝寬有六子總壽霽津知名總字善會聰敏好學位驃騎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納言京兆尹帝常戲終曰卿師尹
帝鄉故當不以富貴威福鄉里邪總乃正色對曰陛下
擢臣非分竊謂已鑿愚誠今奉嚴旨便似未照丹赤豈
可又忝此職用疑聖慮請解印綬以避賢能帝大笑曰
前言戲之耳五年從武帝東征總每率麾下先驅陷敵
遂於甘州戰歿時年二十九贈上大將軍追封河南郡
公謚曰貞六年重贈柱國五州刺史子國成嗣後襲孝
寬爵鄭國公隋文帝追錄孝寬舊勲開皇初詔國成食
封三千戶收其租賦

壽字世齡以貴公子早有令譽位京兆尹武帝親征齊
委以後事以父軍功賜爵永安縣侯隋文帝爲丞相以
其父平尉遲迥拜壽儀同三司進封滑國公文帝受禪
歷位恒尾二州刺史頗有能名以疾徵還卒于家謚曰
定仁壽中文帝爲晉王廣納其女爲妃其子保巒嗣壽
弟霽位太常少卿安邑縣伯霽弟津位內史侍郎戶部
侍郎判尚書事孝寬兄夔

夔字敬遠志尚夷簡澹於榮利弱冠被召拜雍州中從
事非其好也遂謝疾去前後十見徵辟皆不應命屬周
文帝經綸王業側席求賢聞夔養高不仕虛心敬悅遣
使辟之備加禮命雖情諭甚至而竟不能屈彌以重之

亦弗之奪也所居之宅枕帶林泉夙對翫琴書蕭然自
逸時人號爲居士焉至有慕其閑素者或載酒從之夙
亦爲之盡歡接對忘倦明帝卽位禮敬愈厚乃爲詩以
貽之曰六爻貞遯世三辰光少微潁陽讓逾遠滄洲去
不歸香動秋蘭佩風飄蓮葉衣坐石窺仙洞乘槎下釣
磯嶺松千仞直巖泉百丈飛聊登平樂觀遙望首陽薇
詎能同四隱來參余萬機夙答帝詩願時朝謁帝大悅
敕有司日給河東酒一升號之曰逍遙公時晉公護執
政廣營第宅嘗召夙至宅訪以政事夙仰視其堂徐而
嘆曰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弗亡護不悅

有識者以爲知言陳遣其尚書周弘正來聘素聞夙名
請與相見朝廷許之弘正乃造夙談譚盡口恨相遇之
晚後請夙至賓館夙不時赴弘正乃贈詩曰德星猶未
動真車詎肯來其爲當時所欽挹如此武帝嘗與夙夜
宴大賜之縑帛令侍臣數人負以送出夙唯取一匹示
承恩旨而已帝以此益重之孝寬爲延州總管夙至州
與孝寬相見將還孝寬以所乘馬及轡勒與夙夙以其
華飾心弗欲之笑謂孝寬曰昔人不棄遺簪墜履者惡
與之同出不與同歸吾之操行雖不逮前列然捨舊錄
新亦非吾志也於是乃乘舊馬以歸武帝又以佛道儒

三教不同詔夔辨其優劣夔以三教雖殊同歸於善其迹似有深淺其致理如無等級乃著三教序奏之帝覽而稱善時宣帝在東宮亦遺夔書并令以帝所乘馬迎之問以立身之道夔對曰傳不云乎儉爲德之恭侈爲惡之大欲不可縱志不可滿竝聖人之訓也願殿下察之夔子瓘行隨州刺史因疾物故孝寬子總復於并州戰歿一日之中凶問俱至家人相對悲慟而夔神色自若謂之曰死生命也去來常事亦何足悲援琴撫之如舊夔又雅好名義虛襟善誘雖耕夫牧豎有一介可稱者皆接引之特與族人處玄及安定梁曠爲放逸之友

少愛文史留情著述手自抄錄數十萬言晚年虛靜唯以體道會真爲務舊所制述咸削其藁故文筆多並不存建德中夔以年老預戒其子等曰昔士安以遽篋束體王孫以布囊繞尸二賢高達非庸才能繼吾死之日可歛舊衣莫更新造使棺足周尸牛車載柩墳高四尺壙深一丈其餘煩雜悉無用也朝晡奠食於事彌煩吾不能頓絕汝輩之情可朔望一奠而已仍薦蔬素勿設牲牢親友欲以物弔祭者竝不得爲受吾常恐臨終恍惚故以此言預戒汝輩瞑目之日忽違吾志也宣政元年二月卒於家時年七十七武帝遣使弔祭賻贈有加

其喪制葬禮諸子等並遵其遺戒子世康

世康幼而沈敏有器度年十歲州辟主簿在魏弱冠爲直寢封漢安縣公尚周文帝女襄樂公主授儀同三司仕周歷位典祠下大夫沔碛二州刺史從武帝平齊授司州總管長史時東夏初定百姓未安世康綏撫之士庶胥悅入爲戶部中大夫進位上開府轉司會中大夫尉遲迥之亂隋文帝謂世康曰汾絳舊是周齊分界因此亂階恐生搖動今以委公因授絳州刺史以雅望鎮之闔境清肅世康性恬素好古不以得喪干懷在州有止足之志與子弟書曰吾生因緒餘夙霑纓弁驅馳不已

已四紀於茲亟登袞命頻莅方岳志除三惑心慎四知以不貪而爲寶處脂膏而莫潤如斯之事頗爲時悉今耄雖未及壯年已謝霜早梧楸風先蒲柳眼闇更劇不見細書足疾彌增非可趨走祿豈湏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况孀春秋已高溫清宜奉晨昏有闕罪在我躬今世穆世文竝從武役吾與世冲復嬰遠任陟岵瞻望此情彌切桓山之悲倍深常戀意欲上聞乞遵禮教未訪汝等故遣此及興言遠慕感咽難勝諸弟報以事恐難遂乃止在任有惠政奏課連最擢爲禮部尚書世康寡嗜慾不慕勢貴未嘗以位望矜物聞人之善

若已有之亦不顯人過欲以求名譽進爵上庸郡公轉
吏部尚書選用平允請託不行以母憂去職固辭乞終
私制上不許開皇七年將事江南議重方鎮拜襄州刺
史坐事免未幾授安州總管遷信州總管十三年復拜
吏部尚書前後十餘年間多所進拔朝廷稱爲廉平嘗
因休暇謂子弟曰吾聞功遂身退古人常道今年將耳
順志在懸車汝輩以爲云何子福嗣荅曰大人澡身浴
德名立官成盈滿之戒先哲所重欲追蹤二疏伏奉尊
命後因侍宴世康再拜陳讓願乞骸骨上曰異與公共
理天下今之所請深乖本望縱筋力衰謝猶屈公卧臨

一隅於是出拜荊州總管時天下唯置荆并楊益四大
總管并楊益三州竝親王臨統唯荊州委於世康時論
以此爲美世康爲政簡靜百姓愛悅卒於州聞而痛惜
贈大將軍謚曰文世康性孝友初以諸弟位竝隆貴獨
季弟世約宦塗不達共推父時田宅盡以與之世多其
義長子福子位司隸別駕次子福嗣位內史舍人後以
罪黜楊玄感之亂從衛玄戰敗於城北爲玄感所獲令
爲文檄詞甚不遜尋背玄感還東都帝銜之車裂於高
陽少子福獎通事舍人在東都與玄感戰沒
世康兄洸字世穆性剛毅有器幹少便弓馬仕周釋褐

直寢上士數從征伐累遷開府賜爵衛國縣公隋文帝
爲丞相從季父孝寬擊尉遲迥於相州以功拜柱國進
襄陽郡公時突厥寇邊皇太子屯咸陽令洸統兵出原
州道與虜相遇擊破之拜江陵總管俄拜安州總管伐
陳之役爲行軍總管及陳平拜江州總管略定九江遂
進圖嶺南上與書慰勉之洸至廣州嶺表皆降之上聞
而大悅許以便宜從事洸所綏集二十四州拜廣州總
管歲餘番禺夷王仲宣反以兵圍洸洸拒之中流矢卒
贈上柱國賜綿絹萬段謚曰敬子協字欽仁好學有雅
量位祕書郎其父在廣州有功上命協齎詔書勞問未

至而父卒上以其父死王事拜協柱國歷定息秦三州
刺史有能名卒官洸弟瓘字世恭御正下大夫儀同三
司行隨州刺史

瓘弟藝字世文周武帝時以軍功位上儀同賜爵脩武
縣侯授左旅下大夫出爲魏郡太守及隋文帝爲丞相
尉遲迥陰圖不軌朝廷遣藝季父孝寬馳往代迥孝寬
將至鄴詐病止傳舍從迥求藥以密觀變藝因投孝寬
卽從孝寬擊迥以功進位上大將軍改封武威縣公以
脩武縣侯別封一子文帝受禪進封魏興郡公拜齊州
刺史爲政通簡士庶懷惠遷營州總管藝容貌瓌偉每

夷狄參謁必整儀衛盛服以見之獨坐滿一榻蕃人畏懼莫敢仰視而大脩產業與北夷貿易家資鉅萬頗爲清論所譏卒官謚曰懷藝弟冲字世冲以名家子在周釋褐衛公府禮曹參軍從大將軍元定度江伐陳爲陳人所虜周武帝以幣贖還之帝復令冲以馬千匹使陳贖開府賀拔華等五十人及元定之柩而還冲有辭辯奉使稱旨累遷小御伯下大夫加上儀同拜汾州刺史隋文帝踐祚徵兼散騎常侍進位開府賜爵安固縣侯歲餘發南汾州胡千餘人北築長城在塗皆亡上呼冲問之冲曰皆由牧宰不稱所致請以理綏靜可不勞兵

而定上因命冲綏懷叛者月餘竝赴長城上降書勞勉之尋拜石州刺史甚得諸胡歡心以母憂去職俄起爲南寧州總管持節撫慰復遣柱國王長述以兵繼進冲旣至南寧渠帥首領皆詣府參謁上大悅下詔褒揚之其兄子伯仁隨冲在府掠人之妻士卒縱暴邊人失望上聞之大怒令蜀王秀按其事益州長史元巖性方正按冲無所寬貸竟坐免官其弟太子洗馬世約譖巖於皇太子上謂太子曰古人云酤酒酸而不售者爲噬犬耳今何用世約乎世約遂除名後令冲檢校括州事時東陽賊帥陶子定吳州賊帥羅慧方並聚衆爲亂冲率

兵破之改封義豐縣侯檢校泉州事遷營州總管沖容
貌都雅寬厚得衆心撫靺鞨契丹皆能致其死力奚霫
畏懼朝貢相續高麗嘗入寇沖擊走之及文帝爲豫章
王暕納沖女爲妃徵拜戶部尚書卒官少子挺知名

韋瑱字世珍京兆杜陵人也世爲三輔著姓曾祖惠度
姚弘尚書郎隨劉義真過江仕宋爲順陽太守行南雍
州事後於襄陽歸魏拜中書侍郎贈洛州刺史祖千雄
略陽郡守父英代郡守贈兗州刺史瑱幼聰敏有夙成
之量起家太尉府法曹參軍累遷諫議大夫周文帝爲
丞相封長安縣男轉行臺左丞遷南郢州刺史復令爲

行臺左丞瑱明察有幹局再居左轄時論榮之從復弘
農戰沙苑加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從戰河橋進爵爲
子大統八年齊神武侵汾絳瑱從周文禦之軍還以本
官鎮蒲津關帶中潭城主歷鴻臚卿以望族兼領鄉兵
加帥都督進散騎常侍魏恭帝三年賜姓宇文氏三年
除瓜州刺史州通西域蕃夷往來前後刺史多受賂遺
胡寇犯邊又莫能禦瑱雅性清儉兼有武略蕃夷贈遺
一無所受胡人畏威不敢爲寇公私安靜夷夏懷之周
孝閔帝踐祚進爵平齊縣伯秩滿還京吏人戀慕老幼
追送留連十數日方得出境明帝嘉之授侍中驃騎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卒贈歧宜三州刺史謚曰惠又追封爲公詔其子峻襲峻位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峻子德政隋大業中給事郎峻弟師

師字公頴少沈謹有志性初就學始讀孝經捨書而歎曰名教之極其在茲乎少丁父母憂居喪盡禮州里稱其有孝行及長略涉經史尤工騎射周大象宰宇文護引爲中外府記室轉賓曹參軍師雅知諸蕃風俗及山川險易其有夷狄朝貢師必接對論其國俗如視諸掌夷人驚服無敢隱情齊王憲爲雍州牧引爲主簿本官如故及武帝親總萬機轉少府大夫及齊平詔師安撫

山東徙爲賓部大夫隋文帝受禪拜吏部侍郎賜爵并陘侯遷河北道行臺兵部尚書奉詔爲山東河南十八州安撫大使奏事稱旨兼領晉王廣司馬其族人世康爲吏部尚書與師素懷勝負于時廣爲雍州牧盛存望第以司空揚雄尚書左僕射高頴竝爲州都督引師爲主簿而世康弟世約爲法曹從事世康恚恨不能食又耻世約在師之下召世約數之曰汝何故爲從事遂杖之後從上幸醴泉宮上召師與左僕射高頴上柱國韓擒等於卧內賜宴令各叙舊事以爲笑樂平陳之役以本官領元帥掾陳國府藏悉委於師秋毫無犯稱爲清

白後上爲長寧王儼納其女爲妃除汴州刺史甚有政
名卒官謚曰定師宗人暮仕周位內史大夫隋文帝初
以定策功累遷上柱國封普安郡公開皇初卒於蒲州
刺史

柳蚪字仲盤河東解人也五世祖恭仕後趙爲河東郡
守後以秦趙喪亂率人南徙居汝潁間遂仕江表祖緝
宋州別駕宋安郡守父僧習善隸書敏於當世與豫州
刺史裴諏業據州歸魏歷北地潁川二郡守揚州大中
正蚪年十三便專精好學時貴游子弟就學者並車服
華盛唯蚪不事容飾徧受五經略通大義兼涉子史雅

好屬文孝昌中揚州刺史李憲舉蚪秀才兖州刺史馮
雋引蚪爲府主簿旣而樊子鵠爲吏部尚書其兄義爲
揚州刺史乃以蚪爲揚州中從事加鎮遠將軍非其好
也竝棄官還洛陽屬天下喪亂乃退耕於陽城有終焉
之志大統三年馮翊王元季海領軍獨孤信鎮洛陽于
時舊京荒廢人物罕存唯有蚪在陽城裴諏在潁川信
等乃俱徵之以蚪爲行臺郎中諏爲北府屬並掌文翰
時人爲之語曰北府裴諏南府柳蚪時軍旅務殷蚪勵
精從事或通夜不寢季海常云柳郎中判事我不復重
看四年入朝周文帝欲官之蚪辭母老乞侍鑿藥周文

許焉又爲獨孤信開府從事中郎信出鎮隴右因爲秦州刺史以蚪爲二府司馬雖處元僚不綜府事唯在信左右談論而已因使見周文被留爲丞相府記室追論歸朝功封美陽縣男蚪以史官密書善惡未足懲勸乃上疏曰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記事而已蓋所爲鑒誠也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彰善癉惡以樹風聲故南史抗節表崔杼之罪董狐書法明趙盾之愆是知執筆於朝其來久矣而漢魏已還密爲記注徒聞後世無益當時所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者且著述之人密書縱能直筆人莫知之何止物生橫議亦自異端互起

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著漢魏者非一氏造晉史者至數家後代紛紜莫知準的伏惟陛下則天稽古勞心庶政開誹謗之路納忠讜之言諸史官記事者請皆當朝顯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閣庶令是非明著得失無隱使聞善者日修有過者知懼事遂施行十四年除祕書丞領著作舊丞不參史事自蚪爲丞始令監掌焉遷中書侍郎修起居注仍領丞事時人論文體者有今古之異蚪又以爲時有古今非文有古今乃爲文質論文多不載廢帝初遷祕書監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蚪脫略人間不事小節弊衣蔬食未嘗改操人

或譏之蚪曰衣不過適體食不過克饑孜孜營求徒勞
思慮耳恭帝元年冬卒時年五十四贈兗州刺史謚曰
孝有文章數十篇行於世子鴻漸嗣蚪弟檜

檜字李華性剛簡任氣少文善騎射果於斷決年十八
起家奉朝請居父喪毀瘠骨立服闋除陽城郡丞防城
都督大統四年從周文戰於河橋先登有功授都督鎮
鄆州八年拜涅河郡守仍典軍事尋加平東將軍太中
大夫吐谷渾入寇郡境時檜兵少人懷憂懼檜撫而勉
之衆心乃安因率數十人先擊之渾人潰亂餘衆乘之
遂大敗而走以功封萬年縣子時吐谷渾強盛數侵疆

場自檜鎮鄆州屢戰必破之數年之後不敢爲寇十四
州遷河州別駕轉帥都督俄拜使持節撫軍將軍大都
督居三載徵還京師時檜兄蚪爲祕書丞弟慶爲尚書
左丞檜嘗謂兄弟曰兄則職典簡牘褒貶人倫弟則管
轄郡司股肱朝廷可謂榮寵矣然而四方未靜車書不
一檜唯當蒙矢石履危難以報國恩耳頃之周文謂檜
曰卿昔任鄆州忠勇顯著今西境肅清無勞經略九曲
國之東鄙當勞君守之遂令檜鎮九曲尋從大將軍王
雄討上津魏興平之卽除魏興華陽二郡安康人黃衆
寶謀反連結黨與將圍州城乃相謂曰常聞柳府君勇

悍有餘不可當今既在外方爲吾徒腹心之疾也不如先擊之遂圍檜郡城卑下士衆寡弱又無守禦之備連戰積十餘日士卒僅有存者於是力屈城陷身被十餘創遂爲賊所獲既而衆寶等進圍東梁州乃縛檜置城下欲令誘城中檜乃大呼曰群賊烏合糧食已罄行卽退散各宜勉之衆寶大怒乃臨檜以兵曰速更汝辭不爾便就戮矣檜守節不變遂害之棄屍水中城中人皆爲之流涕衆寶解圍之後檜兄子止戈方收檜屍還長安贈東梁州刺史子斌嗣

斌字伯達年十七齊公憲召爲記室早卒斌弟雄亮字

信誠父檜在華陽見害雄亮時年十四哀毀過禮陰有復讐之志武帝時衆寶率其部歸長安帝待之甚厚雄亮手斬衆寶於城中請罪闕下帝特原之後累遷內史中大夫賜爵汝陽縣子隋文帝受禪拜尚書考功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尚書省凡所奏事多所駁正深爲公卿所憚俄以本官檢校太子左庶子進爵爲伯秦王俊鎮隴右出爲秦州總管府司馬領山南道行臺左丞卒子贇嗣檜弟鷲好學善屬文卒於魏臨淮王記室參軍事子帶韋字孝孫深沈有度量少好學身長八尺三寸美風儀善占對周文辟爲參軍事侯景作亂江南周文

令帶韋使江郢二州與梁邵陵南平二王通好行至安
州遇段寶等反帶韋乃矯爲周文書以安之竝卽降附
及見邵陵具申周文意邵陵遣使隨帶韋報命以奉使
稱旨授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後達奚武經略漢川以帶
韋爲行臺左丞從軍南討時梁宜豐侯蕭脩守南鄭武
攻之未拔乃令帶韋入城說脩降之廢帝元年出爲解
縣令加授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轉汾陰令發擿姦伏
百姓畏而懷之周武成元年授武藏下大夫天和二年
封康城縣男累遷兵部中大夫雖頻改職仍領武藏五
年轉武藏中大夫俄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比
駕仍令慶先還復命時賀拔勝在荊州帝屏左右謂慶
曰朕欲往荊州何如慶曰關中金城千里天下之疆國
也荊州地無要害寧足以固鴻基帝納之及帝西遷慶
以母老不從獨孤信之鎮洛陽乃得入關除相府東閣
祭酒大統十年除尚書都兵郎中并領記室時北雍州
獻白鹿群臣欲賀尚書蘇綽謂慶曰近代已來文章華
靡逮于江左彌復輕薄洛陽後進祖述未已相公柄人
執物君職典文房宜製此表以革前弊慶操筆立成辭
兼文質綽讀而笑曰枳橘猶自可移況才子也尋以本
官領雍州別駕廣陵王欣魏之懿親其甥孟氏屢爲兇

橫或有告其盜牛慶捕得實趣令就禁孟氏殊無懼容
乃謂慶曰若加以桎梏後獨何以脫之欣亦遣使辨其
無罪孟氏由此益驕慶乃大集僚吏盛言孟氏倚權侵
奪之狀言畢令笞殺之此後貴戚斂手有賈人持金二
十斤詣京師寄人居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管鑰無何緘
閉不異而並失之謂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自誣服
慶疑之乃召問賈人曰卿鑰恒置何處對曰恒自帶之
慶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與同飲乎曰日者曾與一沙
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沙門乃真盜耳卽遣捕沙
門乃懷金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金十二年改三十六

曹爲十二部以慶爲計部郎中別駕如故又有胡家被
劫郡縣按察莫知賊所鄰近被囚者甚多慶以賊是烏
合可以詐求之乃作匿名書多榜官門曰我等共劫胡
家徒侶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伏懼不免誅若聽先首
免罪便欲來告慶乃復施免罪之牒居二日廣陵王欣
家奴面縛自告牒下因此盡獲黨與慶之守正明察皆
此類也每歎曰昔于公斷獄無私闢高門以待封儻斯
言有驗吾其庶幾乎封清河縣男除尚書左丞攝計部
周文嘗怒安定國臣王茂將殺之而非其罪朝臣咸知
而莫敢諫慶乃進爭之周文逾怒曰卿若明其無罪亦

須坐之乃執慶于前慶辭氣不撓抗聲曰竊聞君有不
達者爲不明臣有不爭者爲不忠慶謹竭愚誠實不敢
愛死但懼公爲不明之君耳周文乃悟而赦茂已不及
矣周文默然明日謂慶曰吾不用卿言遂令王茂寃死
可賜茂家錢帛以旌吾過尋進爵爲子慶威儀端肅樞
機明辯周文每發號令常使慶宣之天性抗直無所回
避周文亦以此深委仗焉恭帝初進位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轉左僕射領著作六官建拜
司會中大夫周孝閔帝踐祚賜姓宇文氏進爵平齊縣
公晉公護初執政欲引爲腹心慶辭之頗忤旨入與楊

寬有隙及寬參知政事慶遂見踈忌出爲萬州刺史明
帝尋悟留爲雍州別駕領京兆尹武成二年除宜州刺
史慶自爲郎迄爲司會府庫倉儲竝其職也及在宜州
寬爲小冢宰乃囚慶故吏求其罪失案驗積六十餘日
吏或有死於獄者終無所言唯得乘錦數匹時人服其
廉慎又人爲司會先是慶兄檜爲魏興郡守爲賊黃衆
寶所害檜子三人皆幼弱慶撫養甚篤後衆寶歸朝朝
廷待以優禮居數年檜次子雄亮白日手刃衆寶於長
安城中晉公護聞而大怒執慶諸子姪皆囚之讓慶擅
殺人對曰慶聞父母之讐不同天昆弟之讐不同國明

公以孝臨天下何乃責於此乎護逾怒慶辭色無屈竟以俱免卒贈鄜綏丹三州刺史謚曰景子機嗣

機字匡時偉容儀有噐局頗涉經史年十九周武帝時爲魯公引爲記室及帝嗣位累遷太子宮尹封平齊縣公宣帝時爲御正上大夫機見帝失德屢諫不聽恐禍及已託於鄭譯求出拜華州刺史及隋文帝作相徵還京師時周代舊臣皆勸禪讓機獨義形於色無所陳請俄拜衛州刺史及踐祚進爵建安郡公徵爲納言機性寬簡有雅望當近侍無所損益又好飲酒不親細務數年出爲華州刺史奉詔每月朝見尋轉冀州刺史後徵

入朝以其子述尚蘭陵公主禮遇益隆初機在周與族人文城公昂俱歷顯要及此昂機竝爲外職楊素時爲納言方用事因上賜宴素戲曰二柳俱摧孤楊獨聳坐者歡笑機竟無言未幾還州前後作守俱稱寬惠後以徵還卒于家贈太將軍青州刺史謚曰簡子述嗣

述字業隆性明敏有幹略頗涉文藝以父蔭爲太子親衛後以尚主故拜開府儀同三司內史侍郎上於諸壻中特見寵遇歲餘判兵部尚書事父艱去職未幾起攝給事黃門侍郎事襲爵建安郡公仁壽中判吏部尚書事述雖職務修理爲當時所稱然不達大體暴於馭下

又怙寵驕豪無所降屈楊素時方貴重朝臣莫不讜諱
述每陵侮之數於上前面折素短判事本不合素意或
令述改輒謂將命者曰語僕射道尚書不肯素由是銜
之俄而楊素被踈忌不知省事述任寄逾重拜兵部尚
書參掌機密述自以無功可紀過叨匪服抗表陳讓上
許之命攝兵部尚書上於仁壽宮寢疾述與楊素黃門
侍郎元巖等侍疾宮中時皇太子無禮於陳貴人上知
之大怒令述召房陵王述與元巖出外作敕書楊素見
之與皇太子謀矯詔執述巖屬吏及煬帝嗣位述坐除
名公主請與同徙帝不聽述在龍川數年復徙寧越遇

瘴癘死

機弟弘字匡道少聰穎工草隸博涉群書辭采雅贍與
弘農楊素爲莫逆交解巾中外府記室建德初除內史
上士歷小宮尹御正上士陳遣王偃人來聘武帝令弘
勞之偃人謂弘曰來日至藍田正逢滋水暴長所齎國
信溺而從流今所進假之從吏請勒下流人見爲尋此
物弘曰昔淳于之獻空籠前史稱以爲美足下假物而
進詎是陳君命乎偃人慙不能對武帝聞而嘉之盡以
偃人所進物賜弘仍令報聘占對敏捷見稱於時後卒
於御正下大夫贈晉州刺史楊素誄之曰山陽王弼風

流長逝潁川荀粲零落無時脩竹夾池永絕梁園之賦
長楊映沼無復洛川之文其爲士友所痛惜如此有文
集行於世

弘弟旦字匡德工騎射頗涉書籍仕周位兵部下大夫
以行軍長史從梁睿討王謙以功授儀同三司開皇元
年加開府封新城縣男授掌設驃騎歷羅浙魯三州刺
史竝有能名大業初拜龍川太守郡人居山洞好相攻
擊旦爲開設學校大變其風帝聞下詔褒美之徵爲太
常少卿攝判黃門侍郎事卒子燮官至河內郡掾

旦弟肅字匡仁少聰敏閑於占對仕周位宣納上士隋
文帝作相引爲賓曹參軍開皇初授太子洗馬陳使謝
泉來聘以才學見稱詔肅宴接時論稱其華辯歷太子
內舍人遷太子僕太子廢坐除名大業中帝與段達語
及庶人罪惡達云柳肅在宮大見踈斥帝問其故荅曰
學士劉臻嘗進章仇太翼宮中爲巫蠱事肅知而諫曰
殿下位當儲貳戒在不孝無患見疑劉臻書生鼓搥辱
舌適足以相誣誤願勿納之庶人不憚他日謂臻曰汝
何漏泄使柳肅知之令面折我自是後言皆不用帝曰
肅橫除名乃召守禮部侍郎坐事免後守工部侍郎大
見親任每幸遼東嘗安於涿郡留守卒官

機從子謩之字公正父蔡年周順州刺史謩之身長七尺五寸儀容甚偉風神爽亮進止可觀爲童兒時周齊王憲遇之於塗異而與語大奇之因奏爲國子生以明經擢第拜宮師中士轉守廟下士武帝有事太廟謩之讀祝文音韻清雅觀者屬目帝善之擢爲宣納上士開皇初拜通事舍人尋遷內史舍人歷兵部司勳二曹侍郎朝廷以謩之雅望善談讞又飲酒至一石不亂由是每陳使至輒令接對遷光祿少卿出入十餘年每參掌敷奏會吐谷渾來降朝廷以宗女光化公主妻之以謩之兼散騎常侍送公主於西域及突厥啓人可汗求和

親復令謩之送義成公主於突厥前後使二國得贈馬二千餘匹雜物稱是皆散之宗族家無餘財出爲肅息二州刺史俱有惠政煬帝踐祚復拜光祿大業初啓人可汗自以內附遂畜牧於定襄馬邑間帝使謩之諭令出塞還拜黃門侍郎時元德太子初薨朝野注望以齊王當立帝方重王府之選拜爲齊王長史帝法服臨軒命齊王立於西朝堂遣吏部尚書牛弘內史令楊約左衛大將軍宇文述等從殿廷引謩之詣齊王所西面立弘宣敕謂齊王曰我出蕃之初時年十二先帝立我於西朝堂乃令高頴虞慶則元旻等從內送王子相於我

我曰以汝未更世事令子相作輔於汝事無大小皆可委之無得昵近小人踈遠子相若從我言者有益於社稷成立汝名行如不用此言唯國及身敗無日矣吾受敕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微子相之力吾幾無今日矣若與蹇之從事一如子相也又敕蹇之曰今以卿作輔於齊副朕所望若齊王德業脩備富貴自當鍾卿一門若有不善罪亦相及時齊王擅寵喬令則之徒深見昵狎蹇之知其非不能匡正及王得罪蹇之竟坐除名及帝幸遼東召檢校燕郡事帝班師至燕郡坐供頓不給蹇戍嶺南卒於涘口子威明

論曰高氏籍四胡之勢跨有山東周文承二將之餘創基關右似商周之不敵若漢楚之爭雄又連官渡之兵未定鴻溝之約雖弘農沙苑齊卒先奔而河橋北芒周師撓敗於是競圖進取各務兵戈齊謂兼并有餘周則自守不足韋孝寬奇材異度繡武經文居要害之地受干城之託東人怙恃其衆悉力來攻將欲醢酒未央飲馬清渭孝寬迺馮茲雉堞抗彼仇讐事甚折骸勢危負戶終能奮其智勇應變無方城守六旬竟摧大敵齊人既焚營霄遁高氏遂憤恚而殂雖卽墨破燕晉陽存趙何以能尚若使平陽不守鄴城無衆人之師玉璧啓關

山谷失封泥之固斯豈一城之得喪寔亦二國之興亡
者歟韋叟隱不負人貞不絕俗怡神墳籍養素丘園哀
樂無以動其心名利不足干其慮確乎不拔實近代之
高人也明帝比諸園綺豈徒然哉世康風神雅量一代
稱偉簪纓人物見重京華瑱素望高風亦云美矣柳蚪
兄弟雅道是基竝能譽重搢紳豈虛至也慶東帶立朝
匪躬是蹈莅官從政清白著美至於畏避權寵違忤宰
臣雖取譴於一時實獲申於千載矣機立身行已本以
寬雅流譽至於登朝正色可謂不違直道雖陵谷遷貿
終以雅正自居古所謂以道事人斯之謂矣雖幹略見
稱終乃敗於驕寵惜矣

北史卷六十四終

北史卷六十五

列傳第五十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左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 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達奚武

若干惠

怡峯

劉亮

王德

赫連達

韓果

蔡祐

常善

辛威

庫狄昌

梁椿

梁臺

田弘

子仁恭

孫德懋

達奚武字成興代人也祖眷父長竝為鎮將武少倜儻

好馳射賀拔岳征關右引爲別將及岳爲侯莫陳悅所
害武與趙貴收屍歸平涼同翊戴周文帝從平悅封涇
昌縣伯大統初自大丞相府中兵參軍出爲東秦州刺
史齊神武與竇泰高敖曹三道來侵周文欲并兵擊泰
諸將多異議唯武及蘇綽與周文意同遂禽之周文進
圖弘農遣武從兩騎覘候武與其候騎遇卽交戰斬六
級獲二人而反齊神武趣沙苑周文復遣武覘之武從
三騎皆衣敵人衣至暮下馬潛聽其軍號歷營若警夜
者有不如法者往往撻之具知敵情以告周文遂從破
之進爵高陽郡公四年周文援洛陽武爲前鋒與李弼

破莫多婁貸文又進至河橋力戰斬其司徒高敖曹再
遷雍州刺史復從戰芒山時大軍不利齊神武乘勝進
軍至陝武禦之乃退七年詔武經略漢川梁梁州刺史
宜豐侯蕭脩固守南鄭武圍之脩請服會梁武陵王遣
其將楊乾運等救脩脩更不下武擊走乾運脩乃降自
劔門以北悉平明年振旅還京師朝議欲以武爲柱國
武曰我作柱國不應在元子孝前固辭以大將軍出鎮
玉壁周孝閔帝踐祚授柱國大司寇齊豫州刺史司馬
消難舉州來附詔武與楊忠迎消難以歸武成初轉大
宗伯進封鄭國公齊將斛律敦侵汾絳武禦之敦退武

築栢壁城留開府權嚴薛羽生守之保定三年遷太保
其年大軍東伐隨公楊忠引突厥自北道武以三萬騎
自東期會晉陽武至平陽後期不進而忠已還武尚未
知齊將斛律明月遺武書曰鴻鶴已翔於寥廓羅者猶
視於沮澤也武覽書乃班師出爲同州刺史明年從晉
公護東伐時尉遲迥圍洛陽爲敵所敗武與齊王憲於
芒山禦之至夜收軍憲欲待明更戰武曰洛陽軍散人
情駭動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憲從之遂全軍而
返天和三年轉太傅武微時奢侈好華飾及居重位不
持威儀行常單馬左右從一兩人而已門外不施戟恒

畫掩一扉或謂曰公位冠群后何輕率若是武曰吾昔
在布衣豈望富貴今日富貴不可頓忘疇昔且天下未
平國恩未報安可過事威容乎言者慙而退武之在同
州時旱武帝敕武祀華岳岳廟舊在山下常所祈禱武
謂僚屬曰吾備位三公不能燮理陰陽不可同於衆人
在常祀所必須登峯展誠尋其聖奧岳旣高峻人迹罕
通武年逾六十唯將數人攀藤而上於是稽首祈請晚
不得還卽於岳上藉草而宿夢一白衣來執武手曰快
辛苦甚相嘉尚武遂驚覺益用祇肅至旦雲霧四起俄
而澍雨遠近霑洽武帝聞之璽書勞武賜綵百匹武性

貪吝其爲大司寇也在庫有萬釘金帶當時寶之武因入庫乃取以歸主者白晉公護護以武勲重不彰其過曰而賜之時論深鄙焉薨贈太傅十五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謚曰桓子震嗣震字猛略少驍勇走及奔馬周文嘗於渭北校獵時有兔過周文前震與諸將競射之馬倒而墜震足不傾躓因步走射之一發中兔顧馬纔起遂回身騰上周文喜曰非此父不生此子乃賜震雜綵一百段後封魏昌縣公明帝初拜司右中大夫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武成初進爵廣平郡公除華州刺史震雖出自膏腴少習武藝然頗有政術天和三年

拜柱國建德初襲爵鄭國公從平鄴賜妾二人女樂一部拜大宗伯震父嘗爲此職時論榮之宣政中出爲原州總管隋開皇初薨於家震弟恚大象末爲益州刺史與王謙據蜀起兵被誅

若干惠字惠保代武川人也其先與魏俱起以國爲姓父樹利周從魏廣陽王深征葛榮戰沒贈冀州刺史惠以別將從賀拔岳以功封北平縣男及岳爲侯莫陳悅所害惠與寇洛趙貴等同謀翊戴周文仍從平悅拜直閣將軍從禽竇泰復弘農破沙苑惠每先登陷陣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封長樂郡公大統四年從魏文帝東

巡洛陽與齊神武戰於河橋力戰破之七年遷領軍及
高仲密舉北豫州來附周文迎之軍至洛陽齊神武屯
於芒山惠爲右軍與中軍大破之齊神武兵乃萃左軍
軍將趙貴等戰不利會日暮齊神武進兵攻惠惠擊皆
披靡至夜中神武騎復來追惠惠徐下馬顧命厨人營
食食訖謂左右曰長安死此中死異乎乃建旗鳴角收
軍而還神武追騎憚惠疑有伏兵不敢逼至弘農見周
文陳賊形勢恨其垂成之功虧於一篲歔歔不自勝周
文壯之遷司空惠性剛質有勇力容貌魁岸善於撫御
將士莫不懷恩及侯景內附朝議欲收輯河南令惠以

本官鎮魯陽遇病薨於軍惠於諸將年最少早喪父事
母以孝聞周文嘗造射堂新成與諸將宴射惠竊歎曰
親老矣何時辦此周文聞之卽日徙堂於惠宅其見重
如此及薨爲流涕久之惠喪至又臨撫焉加贈秦州刺
史謚曰武烈子鳳嗣鳳字達摩有識度襲父爵長樂郡
公尚周文女位開府儀同三司大馭中大夫後錄惠佐
命功封鳳徐國公拜柱國

怡峯字景阜遼西人也本姓默台因避難改焉高祖寬
燕遼西郡守魏道武時歸朝拜羽真賜爵長蛇公曾祖
文興州刺史峯少以驍勇聞從賀拔岳討万俟醜奴賜

爵蒲陰縣男岳被害峯與趙貴等同謀翊戴周文進爵
爲伯及齊神武與孝武帝構隙文帝令峯與都督趙貴
赴洛陽至潼關屬孝武西遷峯卽從周文帝拔迴洛復
潼關後以討曹泥功進爵華陽縣公又從破竇泰於小
關復弘農破沙苑進爵樂陵郡公仍與元季海獨孤信
復洛陽東魏行臺任祥率步騎萬餘攻潁川峯復以輕
騎五百邀擊大破之自是威名轉盛加授開府儀同三
司及周文與東魏戰河橋時峯爲右軍不利與李遠先
遠周文遂班師詔原其罪拜夏州刺史大統十五年東
魏圍潁川峯與趙貴赴援至南陽病卒峯沈毅有膽略

得士卒心當時號驍將周文嗟悼者久之贈華州刺史
謚曰襄威子昂嗣位開府儀同三司朝廷追錄峯功封
昂長沙郡公昂弟光少以峯勲賜爵安平縣侯加開府
儀同三司光弟春少知名位吏部下大夫儀同三司

劉亮中山人也本名道德父特真位領人酋長魏大統
中以亮著勲追贈恒州刺史亮少倜儻有從橫計略姿
貌魁傑見者憚之以都督從賀拔岳西征以功封廣興
縣子侯莫陳悅害岳亮與諸將謀迎周文及平悅後悅
黨幽州刺史孫定兒仍據州不下衆至數萬周文令亮
襲之定兒以義兵猶遠未爲之備亮乃輕將二十騎先

豎一燾於近城高嶺卽馳入城中定兒方置酒高會卒見亮至衆皆駭愕亮乃麾兵斬定兒懸首州門號令賊黨仍遙指城外燾命二騎日出追大軍賊黨兇懼一時降服及周文置十二軍簡諸將領之亮領一軍每征討常與怡峯俱爲騎將以復潼關功封饒陽縣伯尋加侍中從禽竇恭復弘農戰沙苑竝力戰有功遷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進爵長廣公以母憂去職居喪毀瘠周文嗟其至性每憂惜之起復本官亮以勇敢見知爲當時名將兼屢陳謀策多合機宜周文謂曰卿文武兼資卽孤之孔明也乃賜名亮并賜姓侯莫陳氏出爲東雍州

刺史爲政清靜百姓安之卒於州喪還京周文親臨之泣而謂人曰股肱喪矣腹心何寄令鴻臚卿監護喪事追贈太尉謚曰襄後配饗周文廟廷子昶嗣昶尚周文女西河長公主大象中位柱國秦靈二州總管以亮功封彭國公隋開皇中坐事死昶弟靜天水郡守靜弟恭開府儀同三司饒陽縣伯恭弟幹上儀同三司襄中侯王德字天恩代武川人也少善騎射雖不經師訓以孝悌稱初從余朱榮討元顥賜爵同官縣子又從賀拔岳討平万俟醜奴別封深澤縣男及侯莫陳悅害岳德與寇洛等議翊戴周文於是除平涼郡守德雖不知書至

於斷決處分良無以過涇州所部五郡德常爲最及孝武西遷進封下博縣伯行東雍州事在州未幾百姓懷之賜姓烏丸氏大統元年進爵爲公加車騎大將軍遷儀同三司北雍州刺史後常從周文征伐累有戰功開府侍中進爵河間郡公先是河渭間種羗屢叛以德有威名拜河州刺史群羗率服後卒於涇州刺史謚曰獻德性厚重廉慎言行無擇母幾年百歲後德終子慶嗣小名公奴性謹厚位開府儀同三司初德喪父貧無以葬乃賣公奴并一女以營葬事因遭兵亂不復相知及德在平涼始得之遂名曰慶

赫連達字朔周盛樂人勃勃之後也曾祖庫多汗因避難改姓杜氏達性剛鯁有膽力少從賀拔岳征討有功賜爵長廣鄉男及岳爲侯莫陳悅所害趙貴建議迎周文達贊成其議請輕騎告周文仍迎之諸將或欲南追賀拔勝或云東告朝廷達又曰此皆遠水不救近火何足道哉謀遂定令達馳往周文見達慟哭遂以數百騎南赴平涼令達率騎據彈箏峽時百姓惶懼奔散者軍爭欲掠之達止之乃撫以恩信人皆悅附周文聞而嘉之加平東將軍周文謂諸將曰當清水公遇禍之日君等性命懸於賊手杜朔周冒萬死之難遠來見及遂得

同雪讐耻勞而不酬何以勸善乃賜馬二百匹孝武入關褒叙勲義以達首迎元帥臣復秦隴進爵魏昌縣伯從儀同李偉破曹泥後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詔復姓赫連以達勲望兼隆乃除雲州刺史進爵爲公從大將軍達奚武攻漢中梁宜豐侯蕭脩拒守積時後乃送款開府賀蘭頌德等以其食盡欲急攻取之達曰不戰而獲城策之上也無容利其子女貪其財帛仁者不爲如其困獸猶鬪則成敗未可知武遂受脩降師還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藍田縣公保定初爲大將軍夏州總管達雖非文吏然性質直遵奉法度

輕於鞭撻而重慎死罪性又廉儉邊境胡人或饋達羊達欲招異類報以繒帛主司請用官物達曰羊入我厨物出官庫是欺上也命取私帛與之識者嘉其仁恕尋進爵樂川郡公位柱國薨子遷嗣位大將軍蒲州刺史韓果字阿六拔代武川人也少驍雄善騎射賀拔岳西征引爲帳內擊万俟醜奴後從周文討平侯莫陳悅大統初累進爵爲石城公果性強記兼有權略善伺敵虛實揣知情狀有潛匿溪谷欲爲間偵者果登高望之所疑處往必有獲周文由是以果爲虞候都督每從征行常領候騎晝夜巡察略不眠寢從平竇泰於潼關周文

因其規畫軍以勝返賞真珠金帶一條又從復弘農破
沙苑戰河橋竝有功歷朔安二州刺史從戰芒山軍還
除河東郡守又從大將軍破稽胡於北山胡地險阻人
迹罕至果進兵窮討散其種落稽胡憚果勁勇趨捷號
爲著翅人周文聞之笑曰著翅之名寧減飛將累遷開
府儀同三司進爵襄中郡公保定三年拜少師進位柱
國天和初授華州刺史爲政寬簡吏人稱之薨子明嗣
爲黎州刺史與尉遲迥同謀反被誅

蔡祐字承先其先陳留圉人也曾祖紹爲夏州鎮將徙
居高平因家焉父襲名著西州魏正光中万俟醜奴亂

關中襲乃背賊歸洛陽拜齊安郡守及孝武西遷始拔
難西歸賜爵平舒縣伯除岐雍二州刺史祐性聰敏有
行檢襲之背賊東歸祐年十四事母以孝聞及長有膂
力周文在原州召爲帳下親信及遷夏州以祐爲都督
侯莫陳悅害賀拔岳諸將迎周文周文將赴之夏州首
望彌姐元進等陰有異計周文微知之召元進等入計
事旣而目祐祐卽出外衣甲持刀直入叱元進而斬之
并其黨伏誅一坐皆戰慄於是與諸將盟同心誅悅周
文以此重之謂祐曰吾今以爾爲子爾其父事我後迎
孝武於潼關以前後功封萇鄉縣伯後從禽竇泰復弘

農戰沙苑皆有功授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又從戰河橋
祐下馬步鬪左右勸乘馬以備急卒祐怒之曰丞相養
我如子今日豈以性命爲念遂率左右十餘人齊聲大
呼殺傷甚多敵以其無繼圍之十餘重祐乃彎弓持滿
四面拒之東魏人乃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祐去祐可
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性命在此一矢耳豈虛
發哉敵人可十步祐乃射之中其面應弦而倒便以稍
刺殺之敵乃稍却祐乃徐引退是戰也西軍不利周文
已還祐至弘農夜與周文會周文字之曰承先爾來吾
無憂矣周文驚不得寢枕祐股上乃安以功進爵爲公

授京兆郡守高仲密舉北豫來附周文率軍援之與齊
神武遇於芒山祐時著明光鐵騎所向無敵齊人咸曰
此是鐵猛獸也皆避之歷青原二州刺史尋除大都督
遭父憂請終喪紀弗許累遷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賜
姓大利稽氏進爵懷寧郡公六官建授兵部中大夫周
文不豫祐與晉公護賀蘭祥等侍疾及周文崩祐悲慕
不已遂得氣疾周孝閔帝踐祚拜少保祐與尉遲綱俱
掌禁兵時帝信任司會李植等謀害晉公護祐每泣諫
帝不聽尋而帝廢明帝之爲公子也與祐特相友昵及
卽位禮遇彌隆加拜司馬御膳每有異味輒以賜祐群

臣朝宴每被別留或至昏夜列炬鳴笳送祐還宅祐以過蒙殊遇常辭疾避之至於婚姻尤不願結於權要尋以本官權鎮原州頃之授宜州刺史未之部卒於原州祐少與鄉人李穆布衣齊名常相謂曰大丈夫當建立功名以取富貴安能久處貧賤言訖各大哭後皆如言及從征伐爲士卒先軍還諸將爭功祐終無所競周文每歎之曰承先口不言勲孤當代其論叙性節儉所得祿秩皆散宗族身死之日家無餘財贈柱國大將軍原州都督謚曰莊子正嗣祐弟澤頗好學有幹能後爲邛州刺史以不從司馬洵難被害

常善高陽人也家本豪族魏孝昌中從余朱榮入洛封房城縣男後周文平侯莫陳悅除天水郡守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西安州刺史轉蔚州刺史頻泣二藩有政績進爵永陽郡公周孝閔帝踐祚拜大將軍寧州總管保定二年入爲小司徒卒贈柱國大將軍都督延州刺史子昂和嗣

辛威隴西人也少慷慨有志略初從賀拔岳征伐有功假輔國將軍都督及周文統岳衆見威奇之引爲帳內封白土縣伯後進爵爲公累遷開府儀同三司賜姓普也氏出爲鄜州刺史威時望旣重朝廷以桑梓榮之遷

河州刺史本州大中正頗領二鎮頗得人和周孝閔帝
踐祚拜大將軍進爵抱罕郡公宣政元年進位上柱國
大象二年進封宿國公復爲少傅薨威性持重有威嚴
歷官數十年未嘗有過故得以身名終兼其家有義五
世同居時以此稱之子永達嗣位儀同大將軍

庫狄昌字恃德神武人也少便弓馬有膂力及長進止
閑雅膽氣壯烈每以將帥自許從尒朱天光定關中天
光敗又從賀拔岳征討及岳被害昌與諸將議翊戴周
文從平侯莫陳悅賜爵陰盤縣子後從迎孝武復潼關
改封長子縣子大統初累遷開府儀同三司進爵方城

六十猶能被甲跨馬足不躡鐙馳射弋獵矢不虛發後
以疾卒

田弘字廣路高平人也少慷慨有謀略初陷万俟醜奴
尒朱天光入關弘自原州稱順及周文統衆弘求謁見
乃論時事卽處以爪牙之任又以迎孝武功封鶉陰縣
子周文嘗以所著鐵甲賜弘云天下若定還將此甲示
孤也累功賜姓紇干氏授原州刺史以弘勲望兼至故
以衣錦榮之周文在同州文武竝集乃謂之曰人人如
弘盡心天下豈不早定卽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魏
廢帝元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蜀後梁信

州刺史蕭韶等未從朝化詔弘討平之又討西平反羗
及鳳州叛氐等竝破之每臨陣摧鋒直前身被一百餘
箭破骨者九馬被十稍朝廷壯之周孝閔踐祚進爵鴈
門郡公保定元年出爲岷州刺史弘雖武將而動遵法
式百姓賴安之三年從隋公楊忠伐齊拜大將軍後進
柱國大將軍歷位大司空少保襄州總管薨于州子仁
恭嗣

仁恭字長貴性寬仁有局度歷位幽州總管隋文帝受
禪進上柱國拜太子太師甚見親重嘗幸其第宴飲極
歡禮賜甚厚尋奉詔營太廟進爵觀國公拜武衛大將
六十猶能被甲跨馬足不躡鐙馳射弋獵矢不虛發後
以疾卒

田弘字廣路高平人也少慷慨有謀略初陷万俟醜奴
余朱天光入關弘自原州稱順及周文統衆弘求謁見
乃論時事卽處以爪牙之任又以迎孝武功封鶉陰縣
子周文嘗以所著鐵甲賜弘云天下若定還將此甲示
孤也累功賜姓紇干氏授原州刺史以弘勲望兼至故
以衣錦榮之周文在同州文武竝集乃謂之曰人人如
弘盡心天下豈不早定卽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魏
廢帝元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蜀後梁信

州刺史蕭韶等未從朝化詔弘計平之又討西平反羗
及鳳州叛氐等竝破之每臨陣摧鋒直前身被一百餘
箭破骨者九馬被十稍朝廷壯之周孝閔踐祚進爵鴈
門郡公保定元年出爲岷州刺史弘雖武將而動遵法
式百姓賴安之二年從隋公楊忠伐齊拜大將軍後進
柱國大將軍歷位大司空少保襄州總管薨于州子仁
恭嗣

仁恭字長貴性寬仁有局度歷位幽州總管隋文帝受
禪進上柱國拜太子太師甚見親重嘗幸其第宴飲極
歡禮賜甚厚尋奉詔營太廟進爵觀國公拜武衛大將
軍轉左武衛大將軍卒官贈司空謚曰敬子世師嗣

次子德懋少以孝友知名開皇初以父軍功賜爵平原
郡公授太子千牛備身丁父艱哀毀骨立廬於墓側負
土成墳帝聞而嘉之遣員外散騎侍郎元志就弔焉復
降璽書存問賜帛及米下詔表其閭大業中位尚書駕
部郎卒官時有玉城郡公王景鮮虞縣公謝慶恩竝位
上柱國大義公辛遵及其弟韶竝位柱國隋文帝以其
俱佐命功臣特加崇貴親禮與仁恭等事皆亡失云
論曰周文接喪亂之際乘戰爭之餘發跡平涼撫征關
右于時外虞孔熾內難方殷羽檄交馳戎軒屢駕終能

北史卷六十五
蕩清逋孽克固鴻基雖稟筭於廟堂實責成於將帥達
奚武若干惠怡峯劉亮王德赫連達韓果蔡祐常善辛
威庫狄昌梁椿梁臺田弘等竝兼資勇略咸會風雲或
效績中權或立功方面均分休戚同濟艱危可謂國之
爪牙朝之禦侮者也而武叶規文后得雋小關周瑜赤
壁之謀賈詡烏巢之策何以能尚一言興邦斯之謂矣
惠德本以果毅知名而能率由孝道雖圖史所歎何以
加焉勇者不必有仁斯不然矣以赫連達之先識而加
之以仁恕蔡祐之敢勇而終之以不伐斯豈企及之所
致乎抑亦天性而已仁恭出內榮顯豈徒然哉德懋道
協天經亦足嘉矣

北史卷六十五終

北史卷六十五

北史卷六十五

列傳十六

謝天璽亦吳嘉突

